

以色列当代女作家小说丛书

Weeping Susannah

[以色列]阿罗娜·基米 / 著 邹红云 顾慧琤 / 译

哭泣的苏珊娜

走进一个都市少女的

内心隐秘世界

解剖青春的情感密码，冲出桎梏，**撕破**另类情网恍然发现

它们竟是如此相似，

不管地域，国情和种族……

 安徽文艺出版社

以色列当代女作家小说丛书

Weeping Susannah

哭泣的苏珊娜

[以色列]阿罗娜·基米 / 著 邹红云 顾慧琤 / 译

走进一个都市少女的

内心隐秘世界

解剖青春的情感密码，冲出桎梏，**撕破**另类情网恍然发现

它们竟是如此相似，

不管地域，国情和种族……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哭泣的苏珊娜/[以]阿罗娜·基米著;邹红云,顾慧琤译.—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396-2896-7

I.哭… II.①阿…②邹…③顾… III.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IV.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7106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01457

Copyright © by Alona Kimhi and Worldwid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

哭泣的苏珊娜 [以]阿罗娜·基米 著 邹红云 顾慧琤 译

责任编辑:欧子布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18.75

字 数:265,000

印 数:4000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96-2896-7

定 价: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简 介

是苏珊娜·拉宾无法容忍别人,抑或别人不能容忍她?两者必居其一。她不愿面对人类交往的苦恼折磨,宁肯作茧自缚,躲在与母亲共住的小小公寓里,那位母亲一心爱她,为她包揽了一切。

因此,当苏珊娜的母亲告诉她美国堂弟尼奥要来家住时,苏珊娜很不安,更确切地说,她吓坏了。事实确实如此。客人——她喜欢这么称呼他——很快就赢得了母亲的喜爱,而且——更糟糕的是——摧毁了苏珊娜精心构筑的孤独之堡。接着有一天,客人主动提出要教她画画。苏珊娜不禁被她那位美丽而神秘的堂弟所展现的迷人世界所俘获。然而,人们并不顺心如意,生活也是一样,苏珊娜的母亲——毕竟也是为客人住在家里负责——对他俩日益增进的友谊渐觉担忧,对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尼奥究竟在以色列做什么?

这部阿罗娜·基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趣、朴实,充满才气,极为生动地描写了一位妇女在巨大的疑惑和不确定性面前努力地确立起自己强大而独立的身份,这就像以色列国自身一样。

译者序

本书作者阿罗娜·基米毕业于以色列拉马甘市的 Beit Zvi 表演艺术学院 (Beit Zvi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当过话剧和电影演员。1993 年, 她开始写剧本、散文, 担任过记者和戏剧导演。1996 年以来, 她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一本短篇小说集和一本儿童书。

《哭泣的苏珊娜》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出版于 1999 年, 当年就在以色列获得了该年度的“伯恩斯坦最佳长篇小说奖”。“伯恩斯坦奖”的宗旨就是奖给当年最具独创性的希伯来文小说。之后, 该小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 还荣获了法国 2002 年度 WIZO 奖。至 2006 年为止, 该书已被译成了 12 种语言, 分别是丹麦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瑞典语、葡萄牙语、芬兰语、希腊语、德语、西班牙语、克罗地亚语和波兰语。作者因此成为扬名国际的新锐作家。

初读此书, 是在 2003 年上半年。当时我们并不知晓有关作者的这些情况, 纯粹是为此书本身的故事内容和写作手法所吸引。少女时期丧父的女主人公苏珊娜一直生活在母亲的羽翼之下, 一切听从母亲的安排, 她颇具艺术才能, 敏感而多虑。堂弟尼奥的到来, 使她在心灵上产生了一些什么变化? 她是否能一点点走出母亲给她设下的爱的牢笼? 作者采用意识流手法以第一人称对苏珊娜所进行的大段大段细腻的心理描写, 让读者很容易进入她的内心, 以她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一切, 真切地感受她的心路历程。作者语言生动诙谐, 比喻形象别致, 让人经常有耳目一新之感。如尼奥在谈话中形容苏珊娜“生活在自己的壳

里,像颗没成熟的珍珠”。作者在描写人物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书中的人物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问题和鲜活的个性。作者描写场景细致,这大概跟她学过戏剧当过剧作家有关,读起来仿佛历历在目,犹如观看电影一般。

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虽然这是一部描写个人心理的小说,但它涉及了许多方面,如美术、音乐、文学、电影,以色列政治文化风俗以及希伯来语等等。为此,我们做了不少功课,想办法查阅了大量的资料,阅读量之大远远超过本书篇幅,虽然辛苦但受益匪浅。另外,书中有一些地方很难实现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如由谐音引起的误会,及多处的押韵等,在翻译中让我们推敲很久,我们尽自己所能,基本上保留了原书的风味。必须一提的是,我们有幸得到了加拿大籍犹太裔朋友 Louise Miller 和其儿子 Michael Miller 热情而耐心的帮助,他们使译者对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有了较为准确的把握,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更为透彻,书中一些地方出现的希伯来语则完全依赖他们的相助才得以完成,在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考虑到我国读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与以色列读者不同,译者添加了100多条注释,以方便读者阅读。

由于译者学识有限,书中不免有错误和疏漏之处,如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将不胜感谢。

译 者

2007年4月

目

录

CONTENTS

译者序 /001

并非沾亲 /001

蓝花瓶 /020

葛兰菲迪希·韦奇伍德 /043

诗人和圣母 /064

卡秋莎 /079

男人们的神秘 /097

并非情人 /125

滴血 /156

肚脐 /172

海的女儿,大地的女儿 /198

八月的热浪 /220

气味 /245

漂浮的理智/261

凝固的现在/286

附:人物及地名对照/290





并非沾亲

.....

大家对我的名字苏珊娜·拉宾都习以为常了，他们不再问我与那位大人物是否沾亲带故。好在我的生活并不真像是从石缝中迸将出来的那样，一下子有许多的人要结识，也就几乎无须做这方面的澄清。自然有时会有些例外情况，于是我不得不讲述起关于我的姓氏变迁兴衰和演化形成的故事，及其后者的原因。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解释的这个担子落到了我母亲坚实的肩上，她担待着，内心充满着履行职责的自豪。我必须指出，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令人筋疲力尽的过程，在这种时刻我对母亲的钦佩真是无以言表。有些情况下她往往会夸大其词，造成戏剧般的紧张以及细节上的堆砌，引得其听众直后悔自己最初颇带礼貌的好奇。因此，总体来讲，我的姓氏尽管有着民族的荣耀，却可以说主要是没完没了地造成误解和尴尬的源泉。

当然也会有些例外,虽然到头来只是使得总的法则更加突出,却可以产生某些好处。比方说,前些时候,钢琴家拉杜·鲁普^①来到我国,预定要在曼音乐厅举行独奏音乐会,母亲最要好的朋友尼哈玛建议我们仨一起去。自然,我们也邀请了阿曼德一同前往,可他说不喜欢肖邦那些波兰伤感音乐。阿曼德也是母亲的好友,通常有文化活动他们都一起参加,可阿曼德——让他听萨第^②、德彪西^③,甚至勋伯格^④这些造诣极深的作曲家的音乐才会愿意,否则——哈哈——就别浪费时

① 拉杜·鲁普：罗马尼亚钢琴家。

② 萨第(1866—1925):法国作曲家。

③ 德彪西(1862—1918):法国作曲家,被看做是印象派音乐的奠基人。

④ 勋伯格(1874—1951):美籍奥地利裔作曲家。



间了。

不管怎样,阿曼德拒绝后,我们便乘 61 路去了特拉维夫,前往“再看一回”售票处,到了那儿母亲开始伸手到包里摸钱夹,此时却发现演奏会的票已经售空。卖票的妇女建议我们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如有人退票她会通知我们,虽然她自己并不相信会有此等事,因为以色列人对拉杜很是着迷。于是,母亲给了她的姓名,艾达·拉宾,那位妇女马上问她与总理拉宾有否亲戚关系,还没等母亲开始她惯常的解释,尼哈玛插进去说:那并不重要吧,是亲戚又怎么样?票子会突然从树上长出来?这个全凭关系的国度!这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她把我們拽了出来。

而真是奇之又奇,就在第二天早上,售票处打来电话通知我们有三张座位在第三排中间的票。三,三。我自己正好是三十三岁。因此,一定意味着什么。

我老是关注于这样的巧合,尽管尼哈玛和母亲都说只有愚昧的原始人才这样做,除此之外,还有的那就更糟糕了,是那些妄想狂们,他们认为外空或什么地方在向他们发信号。然而我并不就此打住,即使我想打住也办不到,因为我渴望懂得事物背后的规律,即便是用奇特的方法。

顺便说一声,母亲竭力与尼哈玛争辩,认为我们是靠诈骗得到的票子,因为我们并不是真的本家,可尼哈玛撅起嘴巴说:艾达,行行好吧,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母亲当然就朝她吼起来,像她一贯那样:尼哈玛!那是纳粹的口号!可尼哈玛说你可以向任何人学习,更何况德国人,他们毕竟是有文化有文明的民族。身为大屠杀幸存者的母亲无法赞同这个同样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尼哈玛这番很成问题的主张,对她狠讲了一通有关邪恶的大道理,弄到最后尼哈玛快哭了,说母亲从不理解她,不然就是不能正确地理解她,这都是因为母亲是大屠杀后的妄想狂,要愿意的话就去把票退了,我们不去听肖邦,就待在电视机前算了。她这样说母亲真是蠢,因为被临床诊断为大屠杀后妄想狂的实际上恰恰是尼哈玛自己,她疑心所有人都怀有谋杀、犯罪和

邪恶的意图。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她们援引每个朋友过去所表现出来的妄想狂的例子,证明自己针锋相对的看法,直到最后因为时候不早了只得和好。她们从不彼此交恶着上床睡觉,这样就不至于做噩梦,第二天早上醒来也不至于心情不好。尽管被迫和解,这件事却大大地破坏了气氛。而当我们打扮齐整、芳香四溢地去听音乐会时,心里还是非常欢喜。至于如何得到票子,则真的并没什么关系,特别是像与尼哈玛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争论究竟也只是巧言夺理,没什么可烦恼的。

最近几个星期,关于我们姓氏的问题出现过两次,让我感受到了变化和 multis。有时候,几个月里也不会有这档事,我那奇特的姓名——苏珊娜·拉宾——静静地存在着,毫不令人吃惊,被我自己、周围的所有人以及显然连掌管姓名的神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如此,事情还是来了。头一次是我们收到通知说有封挂号信。和母亲一起赶到当地的邮局,发现在那儿工作的是位新职员。纵然长着张讨厌的胖圆脸,我还是喜欢她的表情,因为她张嘴吐掉灰兮兮的小块口香糖时,歉疚地朝我们笑了笑,露出上下门牙间宽宽的缝。这立马显出了她的可爱,使得我和母亲飞快地交换了下眼色,对这个有趣的发现都很欣赏,好像用我们秘密的语言在说:她是不是很可爱?这位新职员看了看我们的通知就到那些挂号邮包和信件中去搜寻,吃力地摆动着她宽阔而低悬的臀部。当她回过身来将信交给母亲时又可爱地咧了咧嘴:给,拉宾,请签名。紧接着,她突然闪现出一丝怀疑,皱起了眉头,带着新的兴趣打量着我们:你们和总理是不是亲戚?母亲历来视澄清真相为人生中一大使命,马上开始解释说我们这个拉宾并不是像任何人可能认为的那样是某个普通的拉宾诺维兹的希伯来语形式,而是一个外国姓氏拉宾尼安的缩写,这是我父亲的姓氏。他于三十年代出生在敖得萨^①一个有着不寻常历史的犹太家庭:他的祖父从波斯去那儿出差,与祖母坠入爱河就留在了俄罗斯,那儿立刻因他那不寻常

① 乌克兰南部海港。



的姓氏引起了骚动。

母亲将身体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准备好讲述那段有趣的经历——复述我们的生活史,这样的事随着一年年的过去越来越稀少了。她用下巴示意我从包里把香烟拿出来给她,没等抽完第一口烟,就已开讲起故事来了,同时像龙一样把烟从鼻孔中喷出来:当阿弗兰穆,也就是我父亲移居以色列参军时,拉宾是他的指挥官。他便把姓缩短成拉宾,一则出于对他长官的崇敬,二则不会带有太重的离散犹太人的味儿,这在当时是时尚。数年过去,父亲加入了玛派党,即以色列工党,一次他甚至去拉宾的宅邸拜访了他,而他自己从未立志从事政治生涯,因为这不符他的个性。他太温和,性格软弱。这时,那位新职员打了个哈欠,看看我们后面是否还有人,可以把她从余下的故事里解救出来,然而邮局里空空荡荡。母亲并不把这粗鲁的举动放在眼里,继续往下讲。她的——也就是指我的——父亲,她说,总是蛮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那可对他没好处。当艺术家可并不只是过得快活,喝酒,还有——原谅我用这字眼,搞女人。这可不容易。你还要有那样的性格。结果他成了室内剧院(Chamber Theater)的书记员,塞了这孩子——也就是我——满脑子的希腊神话和诗歌。我自己——也就是我母亲——在本-西门(Ben-Shemen)基布兹^①长大,接受的是很像样的犹太复国主义和农艺的教育,却并没让各种蜜蜂叮在我帽子上。即使可以说我的——也就是她,我母亲的——生活并非一片美好,父母还是把我送上了离开德国的最后一班火车,而他们自己、我的大弟弟特奥,还有小弟弟阿哈隆,那个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的,都在布痕瓦尔德^②遭到了毁灭。

此时这位邮政职员丝毫不难为情地看起放在她前面柜台上的妇女杂志来,但这并不影响母亲,她已深深地陷进错综复杂的情节中去了。她斜倚在柜台边,使自己站得舒服,继续着她的故事。幸运

① 以色列的集体农庄。

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南部一村庄。1937至1945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集中营,残酷屠杀了数万名反法西斯战士。

的是,他——也就是我父亲——她说,恰恰死在 1977 年大选之前,也就不需要眼睁睁地看着工党下台。她记得和苏珊娜——也就是我——在他去世前几天到特尔海秀摩^①医院去看望他,他抚摸着我的头发说:苏珊娜,这是我们的国家,它属于劳动人民,一直是而且将永远是。所以别担心,我们这次也会打败修正主义派的。

这当口她只得打住,因为有个戴草帽的小个子老人走进来站到了我们后面,似哮喘般喘着气,那副痛苦的表情让人感到,要是我们不马上离开,每一次喘息可能就是他的最后一口气。

离开邮局时，我跟母亲说：你不必告诉她整个故事，她显然不感兴趣。母亲竭力与我争辩，说这是个有趣的故事，因为它有历史意义，不管怎么说，是那职员问的，她自己明明白白地问的：你们和总理是不是亲戚。我阴沉着脸保持沉默，因为她知道我是对的，而我就想要她承认这一点，最终她屈服了，说：你是对的，苏珊娜，有时候我就是经不住诱惑，像旁观者那样用一种超然的方式来谈你父亲。何况我碰到过几个不认识的人？我说：你可以一直跟我谈他，你能跟我讲，跟尼哈玛讲，跟阿曼德讲。她大笑着说：哎哟，得了吧，我把每件事都跟你们讲过一百万遍了。接着她看了我一眼：怎么，你为你的老母亲感到害臊了？我说：当然没有，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爱你。我闻到她身上的气味，那是一种尽管干干净净却因老年所致的陈腐味儿，我还闻到她头发里一股淡淡的煎东西及防头皮屑的鸡蛋香波味儿，我为自己能克服这种厌恶感很是骄傲。

我最为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对所热爱的人感到厌恶。对于尼哈玛和阿曼德,特别是对母亲。有时候,我讨厌她的某些举动,比如她临睡前取下假牙的动作,或者在她穿着睡衣上厕所时,那硕大而松塌的乳房,没了乳罩的撑托,在肥胖的肚皮上方晃来晃去的样子。每每这时,我既惊骇又无法不盯着看,仿佛这厌恶中有某种我需要的东西,令我沉迷,使我不能将批判性的眼光移开去。我觉得生平最可怕的事就是

① 特尔海秀摩(Tel Hashomer):城市名。



她发现这些经常使我受不了的感觉,因此我非常努力地想出了多种老到的伪装欺骗手法来不使她难过,不伤她的感情。现在也是,我一觉得厌恶,就抱住她,并且越抱越紧,喷着嘴在她耳朵上发出夸张的亲吻声,直到她说:停住,够了,什么让你这么兴奋?一边拆开那个挂号信封。这对于坦诚的苏珊娜·拉宾是个多么辉煌的胜利,她成功地将自己的思想,将内心中一切的丑恶,掩藏了起来。

信是我们在美国的亲戚白艾蜜写来的。白艾蜜的第一任丈夫是我父亲的堂弟——诺亚叔叔,他丢下白艾蜜逃走了。有一天他就这么不见了,在稀薄的空气里消失了,留下白艾蜜和一个幼小的孩子,一文钱都没有。原来诺亚叔叔声称自己是百万富翁并且表现得也像那么回事——这使得白艾蜜在忍受了多年本·古里安^①经济紧缩制度的限制后燃起了爱情之火。他在从白艾蜜的生活中拔腿之前,也卷走了她少得可怜的积蓄,这种行为,如他在告别信里指出的,实为形势所迫,但他深深地感到抱歉。大家都说这太可怕了,这是犯罪,他逃不脱惩罚,到头来是要坐监狱的,他得偿还从白艾蜜那儿偷走的一切,还有复利的利息,更不用说精神上的赔偿以及抚养孩子的补偿。可没人知道上哪儿去找他,实际上也没费太大劲去找。简而言之,诺亚叔叔在我们家族神话里是个完完全全的反面人物。如果有人费神提到他,也只是要贬低他,岁月过去得越久,积累的细节也越多。譬如,有些人说他是靠不住的冒险家、骗子、嗜赌成性的赌棍。另一些人则说他是国际大骗子。他们说他在每一个去过的城市里都有老婆。他们说他们参与了将铀用以色列的船只运往南非的勾当。有时他们甚至说他可能是双重间谍,同时为以色列和伊朗效力。但关于诺亚叔叔生活和各时期情况不论时下的说法如何,大家一致认为幸亏他离开了白艾蜜,只希望那个孩子将来不要像他父亲那样烂,因为从外表和遗传基因的观点来看,他俩就像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豌豆。

① 本·古里安(1886—1973):波兰裔以色列政治领导人。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30年组建玛派党,并于二战后组织抵抗英国。以色列独立后,他成为总理(1948—1953,1955—1963)。

大家都为白艾蜜感到难过，但他们也指出她本该开始时多点理智。这些谈话的结果是白艾蜜追捕了一些理智，学了门园艺课，并且到基布兹上生活去了，因为那儿养育孩子的条件非常好。大家希望她在集体农庄里起码不会有问题和风险，但白艾蜜天生有招惹问题和风险的才能，很快她就沾上了一位美国志愿者。表面上看，似乎白艾蜜的麻烦到头了，但结果发现这个男孩曾在越南战争中当过兵，从战场回来时头脑就不大对劲。不过因战争而有点精神错乱在我们以色列人看来并不是新鲜事，而且战争对于一个年轻人心灵的负面影响当然不能成为理由来阻止一位不再年轻和美丽的女人嫁给他。因而白艾蜜的决定得到了她所希望得到的一切支持和鼓励。婚礼在基布兹上举行，一些情景和气味的片断仍存留在我的记忆里——一串串彩色的灯珠挂在树木间，凉爽的夏夜到处有蚊子在灯光照射下歇斯底里地盘旋，田野里飘来淡淡的干草和肥料味儿，以色列爱国歌曲和外国歌曲在巨大的喇叭里轮流吼着，桌子设在空旷的草坪上，一个个干草垛，一束束鲜花，还有农庄上一群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洗过澡穿着盛装，仿佛遥不可及，怀着各自的秘密和心事，在桌子腿和成年宾客的腿间跑来跑去。

然而,尽管有着这诸多的喜庆,白艾蜜和美国人的幸福并不长久,至少在基布兹上是这样。就在批准接受两口子完全成为这个集体成员的大会召开前两星期,新郎馆被发现与几个年轻人在一起抽大麻烟卷。这个集体赶快对小两口宣告了判决,他们带着白艾蜜的儿子,离开了集体农庄,离开了这个国家,前往美国,经过多番漂荡,在纽约定居下来。

父亲还活着时,我们一度去看望过他们。这次旅行几乎完全从我的记忆中淡去了,除了一些模糊的印象:跟着母亲和白艾蜜在街上没完没了地走,父亲穿着汗衫在看英语电视,两个女人在小厨房里做饭、交谈到深夜。希伯来部分主要包括:谈论关于我们家族各个分支及兴衰变迁的历史,严厉批评诺亚叔叔并对他性格进行分析,以及轮流讲述她们各自生活中所遇到困难的故事。白艾蜜的丈夫赫伯,身材魁





梧,长着几乎透明的浅蓝色眼睛,他那熊一般的模样令我很害怕,他对我每说一句话,无论多么轻柔,都会使我飞奔到母亲厚实的屁股后面以求庇护。

我记得那个孩子是个可恶的小家伙,不停地用英语与他母亲和继父尖声地唧唧喳喳,带着夸耀和不屑,不理睬我们这些侵入他生活的乡下人。我拒绝和他做朋友,因为我害怕他,虽然他比我要小好几岁,并且他父母说他在许许多多方面是个真正的天才,尤其在绘画方面,这也是我感兴趣的方面。由于他的傲慢与他那发育得并不完美的身体不相称,我对他的注意里掺杂着轻蔑,并很快将这种轻蔑集中到他的腿上,那又弱又白似兔子般的腿,从短裤中露出来,就像又硬又细的通心面。

母亲读完白艾蜜的信说:真是说来什么就来什么!我们刚刚在说不认识的人,瞧,来什么了!真可惜我们没谈到百万美元。我说:怎么,她写什么了?母亲说:来,我们到咖啡馆去坐坐,吃点冰激凌。于是我知道发生了重大的事情。结果,这确实近乎一场变革。以下是母亲告诉我的:就是白艾蜜的这个儿子,这个傲慢的小兔子,已成长为有学问的人兼生意人,将要来以色列。白艾蜜信里说他已来过几回以色列,但因他的性情颇为特立独行且具破坏性(这一性格缺陷无疑是从他亲生父亲那儿遗传来的),加上年轻人常有的逆反心理,他前几次旅行都不愿意造访这个家庭,也就是母亲和我。可现在他要返回老家,如果母亲和我能招待他住上几星期,她将非常感激我们,因为虽然他是出差,并且能跟以往一样住得起像希尔顿、雷迪逊这样的豪华酒店,但要是她知道一家团圆将会非常高兴,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老年的到来,你会逐渐认识到这才是一个人生命中所能留存的东西,不是吗?

我们俩的冰激凌——巧克力和香草的——送上来后,母亲看着我,问我感觉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不明白。她说:就是一个陌生人要来我们家住。我想行啊,我这么说。她又一次仔细地看了看我,说在她看来我似乎并未真懂其中的含义,但另一方面这小伙子也许会很不错——毕竟,他是个有学问的人——这会对我有好处,不管怎么

说,我们眼下能怎么办呢,因为白艾蜜并不是真在请求——考虑到她出名的敏感,而只是通知我们他的到来,所以我们除了接受这不可避免的事实并且从最好的方面来希望又能做什么呢,因为很显然母亲是不准备把他扔到街上去的。整个谈话使她变得平静了,她放松下来,专心致志地吃冰激凌。我看着她,看到有一大滴冰激凌从调羹上掉了出来,在她裙子的低领口上淌着。这是一条夏季的裙子,缀有蓝色、棕色和白色的小花。夏天她总是穿短袖低领的衣服,将胸部当中黝黑而皱巴巴的乳沟和一大片衰老的皮肤露在外面,以求更加透气。此时这一大滴冰激凌不偏不倚滑进了人体上的这条大分水线,母亲打开自己的包,取出一块纸手帕旁若无人地擦起来,仿佛我们不是在公众场合,没人会看着似的。我觉得脸红了,并且马上为我这种厌恶心理感到羞耻,也为母亲感到羞耻,但我控制不住。

顺便说一下,这也是我为什么从不和别人一起吃东西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暴露自己的事之一。有时,我看别人吃东西。我看到他们大嚼,看到他们有意或无意掩藏的饕餮,看到他们的贪婪。人类此种时刻暴露出来的兽性使我困窘退缩。

在诊所门诊部，他们总是建议母亲把食物放在我面前，即便我们是在餐馆或有旁人在场时，即便在我不可能去碰它时都这么办。这样，或许，一点一点地，在适当的时候，我就可能会开始吃起来。母亲听从了这些指示，但我们几乎总是在家吃，除了去咖啡馆吃冰激凌和酪饼。她为我叫了一份，到头来把我的那份也吃掉了。

其实,更广义地来想,与身体有关的一切都会引起我的尴尬和厌恶。过去,倒霉的时候,大便后我甚至不会换卫生巾或擦拭自己,我觉得太恶心了。我尽可能不去想这个,要不是母亲给我洗和换,真会危及我的健康。甚至到现在,我已长大成人,也不喜欢冲澡,母亲老是得提醒我。我觉得每次又要看到自己全身赤裸很是为难。我的身体又弱又瘦,我不愿意一次次地记起它的模样。这是我的权利。也是我为什么总是穿着封闭式长衣衫的首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我不能忍受触及别人的目光。有时,我甚至不由自主

